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_下载链接1](#)

著者:严泉 著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一直非常喜欢这类书籍，继续支持

解放军队绝对绝对不比当年的那份浓浓的香蕉就像你

正版书籍，送货很快，好

京东自营正版图书

物流快。但尚未仔细阅读。

不错的一本书，严泉老师的，优惠时买的，很不错！

有时间还是要多读书，严泉老师的书就很好！

民国时期，国会政治，这个话题不错，可以了解很多新鲜内容。其实，我对民国元年的国民政府机构很有兴趣，只是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想要了解也无从下手啊。一般都是从袁世凯时期开始，但临时政府那会儿，究竟都有哪些部长、部员到任，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给老公买的，还没开始用，看着是正品。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以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会和两次国会为研究对象，以扎实的历史资料还原民初国会的运作状况，并以政治学的视角讨论国会政治与其他制度的互动关系，反思民国初年民主实践的历史意义和失败教训。希望能够打破人们对民初国会政治的符号化认识，重现其复杂的内部纷争和政治处境，为今日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提供历史之镜。

印刷精美，送货快速，我喜欢。

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需要经常阅读，对于校园工作有重要的帮助，书中有大量的案例面非常使用，有一些直接切中当前问题，很多人都推荐，有一些问题可能自己工作时找不到答案，从书中就可以得到解答，不过书的价格较贵，包装还行。

一次过入手多本类似类型的，先充实一下书架，收藏起来慢慢看

送货快 质量好

包装很好送货很快。在京东购物越来越方便放心了。

对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都很感兴趣所以买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只有民国初年有真正意义的国会

还可以吧，性价比不是太高。

去广州购书中心扫码上京东买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了解中国的近代史。

书挺不错的，还没来得及看。

我这次买的这批书，都属于比较经典的或者虽不算经典，但还是比较有价值的。有些书是已经读过还要仔细咀嚼的，有些书是看看就算了的，但这批书大多属于前者。。。。整体而言算是买得比较值了，不过京东部分想要的书总是没货，也很让人着急。。。。

不错，是正版的书。。

那些年，他们一起开过的国会

不适合非研究人员阅读，，，

很不错的书 非常值得购买

多读书读好书有益处多读书读好书有益处

不错的书籍，快递还是可以的

刚刚拿到手，随手翻了一下，对民国出边的议会政治介绍么，还可以吧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值得看看

好评，值得一看的好书。

还可以吧，教学参考用用

不错的购物体验。喜欢。

不错哦不错不错哦不错的

活动时买的，正品，很实惠

多看书是好事~哈哈哈~买了很多书，不错哦~

东西不错，值得购买。

内容还是很详实。。。。。

还好吧 还好吧

活动时候买的 不错的。。。。。。。

发货速度快 价格比较便宜

回归到祖国的政治思想上来

很好的书，读起来很舒服。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不错，就是时间太慢了

不错的书籍，大家之作。支持！

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

正版书，收藏学习用。

送货上门，趁着活动买的，便宜

很好看的书，值得推荐

送货速度很快送货速度很快

送朋友的~很喜欢~支持京东~~

价格不错 东西挺好。

收货快，看看民初中国政治。

好！！！！！！！！

挺好看的。。。。。。。

由于政治的变动，20世纪的历史叙事至今没有完全走出成王败寇的模式。最应让中国人自豪的“民主初春”，反而成了西方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例证。其实，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是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历程中最具活力、最像模像样的时期。看看那时的国会议员怎样开会，怎样议政，怎样监督政府，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民主素养、政治能力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下的公民媲美。

史料还算翔实

这本书主要当作民国政治历史研究和资料来买的，还可以的。

写得还可以，物流也很快，装帧也不错。

民国的国会很弱，但他们努力了。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好很好很好好很好很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还可以。。。。。。。。。

在京东网上购书已两年有余，感觉京东网还是很不错的，价格优惠，物流也快。许多人都喜欢读书，我也一样喜欢读书，书带给了我们人类许多乐趣，也让我们懂得了许多道理。读书养性，读书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温文尔雅，具有书卷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写文章就才思敏捷；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只要熟读深思，你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了；读书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到积累，学以聚之。

没看呢 不知道咋样 没看呢 不知道咋样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一般般，老是重复一个观点

北洋的政治，往往经过两重的隔膜。现在我们对于民国对于宪政，下结论很容易，感情的宣泄更是畅快，但是回到历史本来面目的梳理却很难得。这不是一本休闲的文学历史书，而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当然也有趣。
书的标题起的很无聊，据说原本的民国会怎么开，被毙掉了，新星最近接连被毙了一堆书号，可以理解。
本书从史料入手，不乱发议论，不匆忙下结论，是一种难得的阅读，可惜没有图表。比如民国议会位子排列，与现在日本台湾英国等并无不同，其实可以给一个很直观的认识。在戏说、怒说之外，一种别样的历史。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本书以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会和两次国会为研究对象，以扎实的历史资料还原民初国会的运作状况，并以政治学的视角讨论国会政治与其他制度的互动关系，反思民国初年民主实践的历史意义和失败教训。希望能够打破人们对民初国会政治的符号化认识，重现其复杂的内部纷争和政治处境，为今日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提供历史之镜。 作者简介
．．．．．
严泉，1973年出生，法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大学。代表作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现代中国的首次民主转型：民国初年的宪政试验》、《民国国会与近代中国法制建设》、《台湾的中产阶级》等。
2011年热映的影片《建党伟业》中有一段1917年张勋复辟的场景。“辫帅”张勋闯入

长度在5-200个字之间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读书对我们而言是何等重要啊！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说实话，我不是那种喜欢把所有的行为都归结为古人智慧的人，但是，想了半天又半天，还是只有这句话最合适——应该说，在每一个行业，每一种专业，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是这样。

知识就是力量”，诚然，知识对于年青一代何等重要。而知识并非生来就有、随意就生的，最主要的获取途径是靠读书。在读书中有“甘”也有“苦”。

本来是凑单买的，不过内容不错。

严泉，1973年出生，法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大学。代表作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现代中国的首次民主转型：民国初年的宪政试验》、《民国国会与近代中国法制建设》、《台湾的中产阶级》等。精彩书评

由于政治的变动，20世纪的历史叙事至今没有完全走出成王败寇的模式。最应让中国人自豪的“民主初春”，反而成了西方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例证。其实，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是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历程中最具活力、最像模像样的时期。看看那时的国会议员怎样开会，怎样议政，怎样监督政府，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民主素养、政治能力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下的公民媲美。

所幸的是，虚无的、被妖魔化或者说被政治化的历史，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段宪政史正在被重新书写。学者严泉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逻辑、清新的文字，重现了那段令人神往的历史真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客观的思考维度。

叫丹德的法师突然接口道：“修伊格莱尔也是风系法师，他知道风之视觉需要在高处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由于……”

拉舍尔点点头：“由于这一带最高的地方就是这座塔，所以他能猜到我们会来这里对吗？也就是说他不是被咱们的人逼得到处乱跑才跑到北区的？也就是说他也不是因为什么莫名其妙出现的几个地痞流氓给逼得现形的对吗？他是故意现形的，并且事先做好了所有准备。他算准了我们的出动时间，然后主动从贝蒙德街区一路大摇大摆来到北区，使我们只能选择在这个他事先做好了陷阱的塔上对他进行窥视和寻找对吗？他甚至事先知道在我们的人中至少有一位精通风系侦察法术的法师。所以他在会做下这一切等着我们上钩好毁掉我们的眼睛对吗？”拉舍尔歇斯底里的狂叫起来。

所有人都沉默不言，对他们来说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

那个炼金师迪姆有些灰头土脸：“我很抱歉，我本该在来到这里之后就先用砂雾侦察一下这里的……”“不，不。你不必道歉。”

拉舍尔挥了挥手：“该道歉的是我，我早就知道这个小子狡猾无比，他既然来了，就不可能没有准备。是我太大意了，我错误地将注意力转移在了别人的身上，忽略了这个小子在暗中的布置。迪姆，你不可能把你所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用砂雾侦察的，这不是你的错……”

拉舍尔倒是迅速恢复了理智，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家伙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从不委过于人。“回答我一个问题，迪姆。”拉舍尔道。“什么？”

“如果修伊格莱尔早就知道我们会在这里，那么他有没有办法使用更厉害的法阵对付我们？”

迪姆点点头：“您知道有准备的炼金师是最强大的，在理论上，只要准备充足，他们甚至可以杀死圣域。”“也就是说，他饶了我们一命。”拉舍尔冷冷道。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还生活着一个名叫尤利乌斯·施托泽，以教书为业的人。当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个十六岁的文科中学学生的时候，与艾克曼博士住在距歌德寓所仅几步之遥的同一幢房舍里。施托泽与跟他同住的一个同学有时当老人坐在他的窗下时，偶然会伴随着怦怦心跳瞥见他若明若暗的身影。两个孩子怀着真正从近处仔细看他一热的热切愿望，求助于这个与他们同舍居住的助手，恳请他无论如何要为他们寻找这样一次机会。艾克曼天性和善可亲；他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夏日从后门进入这个著名寓所的花园，他们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歌德，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确实也走了过来，身着一件浅色外衣——大概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件法兰绒睡衣——每逢这一时刻在这里漫步，由于他看见了这两个孩子，便向他们走去，散发着eau-de-Cologne（科隆香水）的香味，自然是背着手，挺着腹，面带一副帝国直辖市法律顾问的表情，借以掩饰——这已被证明是可信的——他的尴尬，他站在他们面前，问他们的名字和要求——很可能同时问两个孩子，若果真如此，这就显得很严肃了，而且几乎不容作出回答。由于他们有点儿吞吞吐吐，老人建议他们努力学好功课，他们也许将这领会为：这胜似在这里张着嘴巴发呆，他们最好是坐下来做好自己的功课，——接着他继续走下去了。这个迷人的小伙子被吓丢了魂儿。这一场戏之后，伊莎贝拉来到监狱，与弟弟谈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讨论受到公爵的监视（3.1.48-149）。这是伊莎贝拉最糟糕的一刻。她告诉弟弟，她遭受着不堪的重负，希望弟弟接受死刑，这是她保住童贞的代价。他不能自己活着，却让她的耻辱蒙着自己的良心。弟弟的死与自己将会做出的牺牲相比，简直什么也不是。她接着公爵的话题告诉弟弟，死是多么不足挂齿。她的主题曲是死亡，而不是失去荣誉，但是，克劳迪奥以及大多数人，人性地——太人性地想要知道，是否就是应该这样。当她说明自己为了救弟弟的

命必须要做的可怕的、不可能的事时，克劳迪奥就死的决心开始动摇。这是让人背脊发凉的一个场景，但也以其特点成为莎士比亚最具喜剧性的发明之一。当克劳迪奥发现伊莎贝拉根本无意按照安哲罗提出的方式救他的命时，他带着善意放弃了，他说：“你不能那么做。”伊莎贝拉欢欣地回答说，如果只是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正如克劳迪奥的命受到威胁一样，她就会像扔掉一个别针一样扔掉自己的生命。对她的这个说法，克劳迪奥回答说：“谢谢你，亲爱的伊莎贝拉。”话中的语气可想而知。于是，克劳迪奥开始让自己沉浸在那种学究式的诡辩之中，即如安哲罗和伊莎贝拉之间发生的谈话那样。克劳迪奥说，安哲罗不可能把通奸看成不可赦的罪恶。

亨利希·库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袁志英，1939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同济大学德语文学教授。中国资深翻译家，上海作协会员，上海译协会员。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担任德语教研室主任，外文系副主任。应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邀请，任波恩大学客座教授达四年半（1994-1998），讲授翻译、中国报刊和中国文学。着力于中德、中西文化交流，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其中近20多篇德语论文分别在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发表。写有专著《叔本华传》、《歌德的感情世界》，参与《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词典》和《辞海》的编撰工作。袁教授尽力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发表译文约有700多万字。内容涵盖面广，从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到文学、文化，其中不乏名著。包括《歌德文集3》、《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在上苍的阴影下》、《文明的进程》II、《宇宙之谜》（合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智谋》（第二卷主译，审校）等，它们都在社会上有些影响。

亨利希·库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袁志英，1939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同济大学德语文学教授。中国资深翻译家，上海作协会员，上海译协会员。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担任德语教研室主任，外文系副主任。应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邀请，任波恩大学客座教授达四年半（1994-1998），讲授翻译、中国报刊和中国文学。着力于中德、中西文化交流，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其中近20多篇德语论文分别在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发表。写有专著《叔本华传》、《歌德的感情世界》，参与《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词典》和《辞海》的编撰工作。袁教授尽力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发表译文约有700多万字。内容涵盖面广，从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到文学、文化，其中不乏名著。包括《歌德文集3》、《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在上苍的阴影下》、《文明的进程》II、《宇宙之谜》（合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智谋》（第二卷主译，审校）等，它们都在社会上有些影响。

亨利希·库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袁志英，1939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同济大学德语文

学教授。中国资深翻译家，上海作协会员，上海译协会员。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担任德语教研室主任，外文系副主任。应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邀请，任波恩大学客座教授达四年半（1994-1998），讲授翻译、中国报刊和中国文学。着力于中德、中西文化交流，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其中近20多篇德语论文分别在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发表。写有专著《叔本华传》、《歌德的感情世界》，参与《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词典》和《辞海》的编撰工作。袁教授尽力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发表译文约有700多万字。内容涵盖面广，从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到文学、文化，其中不乏名著。包括《歌德文集3》、《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在上苍的阴影下》、《文明的进程》II、《宇宙之谜》（合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智谋》（第二卷主译，审校）等，它们都在社会上有些影响。

亨利希·库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袁志英，1939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同济大学德语文学教授。中国资深翻译家，上海作协会员，上海译协会员。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担任德语教研室主任，外文系副主任。应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邀请，任波恩大学客座教授达四年半（1994-1998），讲授翻译、中国报刊和中国文学。着力于中德、中西文化交流，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其中近20多篇德语论文分别在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发表。写有专著《叔本华传》、《歌德的感情世界》，参与《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词典》和《辞海》的编撰工作。袁教授尽力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发表译文约有700多万字。内容涵盖面广，从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到文学、文化，其中不乏名著。包括《歌德文集3》、《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在上苍的阴影下》、《文明的进程》II、《宇宙之谜》（合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智谋》（第二卷主译，审校）等，它们都在社会上有些影响。

亨利希·库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袁志英，1939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同济大学德语文学教授。中国资深翻译家，上海作协会员，上海译协会员。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担任德语教研室主任，外文系副主任。应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邀请，任波恩大学客座教授达四年半（1994-1998），讲授翻译、中国报刊和中国文学。着力于中德、中西文化交流，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其中近20多篇德语论文分别在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发表。写有专

你们也许不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这个下午，我说“你们”是对孩子们说的，不包括在场的成年人。你们自己也许还没有形成一个观念，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你们已经能感到不公平，认为“这并不公平”，就像动画片中Calimero，你们认识它吗？它是一只头上有一小块蛋壳的小鸟，它常说“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你们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刚才有一个小男孩，他得知我要讲正义、非正义时，特地问我：“你要谈论的‘正是’是（au juste）什么呢？”这表明，他对au juste代表的是有什么某种观念了。

像对很多词语和概念一样，我们对“正义”有本能和自发的认识，而且比哲学家的还要深奥，我们理解这个词是关于什么的。然而，这个词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我们才注意到，我们自以为了解正义，却有很多存在着的问题和疑问是大家从未质疑过的。让我们一起试着看看吧。

让“正义（juste）”回到我称之为的“道德”层面上，也就是说，它与非正义相反。我想，你们很多人都会同意，正义的（juste）事物，是同正义（justice）相一致的事物。在给这次讲座命名的时候，我们已经选择了“正义，非正义”，正义（juste）是正义的（／正确的）事物，归属于正义（justice）的性质，不正义的（／不正确的）事物是与正义相反的。一个小小的困难马上出现了，虽然不过是语言上的一个小小的困难，但它毫无疑问地打开了别的问题。当我谈论“正义”，你们中的许多人会联想到法院吧？众所周知，法院是一个举行裁决的地方，有法官出席并处理诉讼。一些人可能遭到控告，然后被裁判，有律师为他们辩护，而我们所说的诉讼的最终结果，要么是定罪，要么是被控告者的无罪释放。在“正义”这个词的一般用法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作为构成国家重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正义，有司法部和司法部长。然而，在法院或法庭

中，需要运用法律，而且是靠法官、律师、被告自身，或者控告人的阐释。这种正义，作为制度的正义，并不等于正义的事物的性质，法庭上的正义是在运用法律的制度。法律总是正义的吗？你们所有人都要说不，即便你们并没有实例来证明这一点。我们本能地对法律心存疑虑，大家都感到，如果正义的观念、正义事物的观念与法律混淆了，某些东西就失去了黏连。几个月之后，法国将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目前还没有人遵守。

你们也许不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这个下午，我说“你们”是对孩子们说的，不包括在场的成年人。你们自己也许还没有形成一个观念，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你们已经能感到不公平，认为“这并不公平”，就像动画片中Calimero，你们认识它吗？它是一只头上有一小块蛋壳的小鸟，它常说“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你们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刚才有一个小男孩，他得知我要讲正义、非正义时，特地问我：“你将要谈论的‘正是’是（au juste）什么呢？”这表明，他对au juste代表的是有什么某种观念了。

像对很多词语和概念一样，我们对“正义”有本能和自发的认识，而且比哲学家的还要深奥，我们理解这个词是关于什么的。然而，这个词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我们才注意到，我们自以为了解正义，却有很多存在着的问题和疑问是大家从未质疑过的。让我们一起试着看看吧。

让“正义（juste）”回到我称之为的“道德”层面上，也就是说，它与非正义相反。我想，你们很多人都会同意，正义的（juste）事物，是同正义（justice）相一致的事物。在给这次讲座命名的时候，我们已经选择了“正义，非正义”，正义（juste）是正义的（／正确的）事物，归属于正义（justice）的性质，不正义的（／不正确的）事物是与正义相反的。一个小小的困难马上出现了，虽然不过是语言上的一个小小的困难，但它毫无疑问地打开了别的问题。当我谈论“正义”，你们中的许多人会联想到法院吧？众所周知，法院是一个举行裁决的地方，有法官出席并处理诉讼。一些人可能遭到控告，然后被裁判，有律师为他们辩护，而我们所说的诉讼的最终结果，要么是定罪，要么是被控告者的无罪释放。在“正义”这个词的一般用法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作为构成国家重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正义，有司法部和司法部长。然而，在法院或法庭中，需要运用法律，而且是靠法官、律师、被告自身，或者控告人的阐释。这种正义，作为制度的正义，并不等于正义的事物的性质，法庭上的正义是在运用法律的制度。法律总是正义的吗？你们所有人都要说不，即便你们并没有实例来证明这一点。我们本能地对法律心存疑虑，大家都感到，如果正义的观念、正义事物的观念与法律混淆了，某些东西就失去了黏连。几个月之后，法国将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目前还没有人遵守。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_下载链接1](#)

书评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_下载链接1](#)